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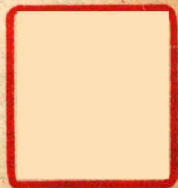
美國革命史

(五)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五)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十四章 喀勒敦在加拿大 豪氏之軍隊

依曼殊斐兒爵士之意，此即英軍由英出發重新征服其十三區殖民地時所根據之條件；蓋此次工作無論如何必係重新征服也。當日廷臣仍使國王於其演詞之中述及『朕之殖民地』與『朕之美國百姓。』其實王儘可以（如反對黨某新聞記者所言）謂『朕之法蘭西王國』也，無論王之左右勸王作何語，喬治第三之知彼與彼等當前所應付之事實較彼等中任何一人爲審。王不贊成彼等絮絮評論美人之卑怯。王嚙醒之使出愚人樂園，且迫之共操一種隄防謹慎之工作。在奇短之時期內，其魄力業已造成應付一種工作所必需之手段，而此種工作之艱鉅王早知之焉。其艦隊運往美洲之兵士兩倍於西班牙腓烈第二派在大無敵艦隊之軍隊。一七七五年陸軍大臣曾告法大使三支攻擊隊伍，約在四萬人與五萬人之間，將由波士頓、紐約與加拿大各方面圍攻叛民之中心。波士頓此時已入敵人之手，自不能視爲一種作戰根據地也。一七七六年夏進攻之軍隊未嘗較巴林

敦爵士之所預料少一兵一卒；但共分兩組，而非三組；而當攻擊之衝之南方部隊統馭較易且亦較爲可畏，當其由一大將統率而全軍共同作戰之時。

此軍則由加拿大總督喀勒敦將軍統率。將軍曩任軍官之時成績不但優良而已。當佔領魁伯克，哈伐那以及布列塔尼岸上柏來爾（Bellevue）之時皆在前線；而當此三次作戰之時皆曾受傷。喀勒敦於庇得戰爭之時學習作戰；又因詳細觀察庇得之政策所學不只軍務而已。當昔日旅行滯而交通困難之時，遇危急時節遠方地方之文武官員由同一之人任之誠極得策；但使此輩人員有適當之頭與心以指導之。喀勒敦乃一聰明而又優秀之人；而其良善與智慧，即當其他盡失之時，猶能爲帝國保加拿大焉。

若戰爭或政治上之任何一事可因任何可能而明確預言，則英國能於英語各省公然作亂之時保持聖羅倫司河以北之地實最不合情理。加拿大人不但不操英語，每千人中操夫龍特拉克（Frontenac）與拉薩爾（La Salle）時代帶來之十七世紀法語以外之其他語言者不及四人——而此種法語至今尙可於加拿大聞之焉。（註一）此大多天主教教徒所讀之書甚少；即此少數之書

亦非福祿特耳 (Voltaire) 所作。牧師受人尊敬而擁有大權，因其性格與行為克當之也；而加拿大政治中最重要之要素乃主教之善意。完全封建之土地制度到處風行。諸侯向天子領得土地，而又將此土地分與侍臣而以每年收回定額租金為條件。侍臣須於諸侯之磨春其五穀，購買諸侯爐上之麪包，且每於諸侯之河捕鮭魚十尾即應以一尾獻焉。此種人口，其中全無盎格魯薩克森成分，甚至芬底 (Vendel) 鄉間農人亦將視之為落伍者，乃依據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讓與英國，而不久即處於奇異之狀況焉。英人之管理加拿大既仁慈而又公平，但依照一種絕無想像而非其所統治之臣民所能理解之方式統治之。亦賜以一種憲法，在原則上較英格蘭與威爾士當日所有之憲法尤為寬大與民主；且就某點而論事理上較愛爾蘭與威爾士事實上尤為寬大與民主；因國家不求人民付什一之稅與牧師也。以英國之普通法代替法國之民法，而英國之普通法因曼殊斐兒爵士最近之改良因至豐富也。最高法院成立，且有一普通上訴機關，其中訴訟之進行純依英國形式。人民不至因法王一紙密書而被繫——一種危險從未大擾之焉；彼等且有陪審官審理。而陪審官審理固彼等所大懼者也。(註二) 最重要者，加拿大自茲以後得享一種自治之利益，有一國會凡發誓

效順并宣言反對化體說者皆得加入焉。而此一國會從不開會固在人人預料之中：行政由總督處理，由一行政會議佐理，行政會議之會員則由總督躬自選擇并指派焉。

不但制度與英國相似，即其國民之公共精神與剛毅正直亦饒有英國之風。加拿大當係法國屬地之時備受貪官污吏之苦。有如夢坎之所承認，此其爲國所有無賴皆致富，而好人皆破產。但自英國統治以來行政漸趨誠實；而此有益之改變之效果尤其顯著，因加拿大此時第一次於其歷史上享真正與安定之和平也。法政府曩本視此省爲軍事上之外堡；而其人民爲警備軍。常佈種或收穫之時——常溪澗之中魚類充斥而精美之皮貨在奧爾巴尼或波士頓皆按其重量以與白銀交換（註11）——法國邊境內之農人與獵夫無不失業，而往阿利根尼山（Alleghany）與薩斯克罕那（Susquehanna）作戰或於離家更遠之礮臺與防舍渡冬。此種非出自動之勞苦與危險從不得息。即當兩母國間偶未宣戰之時法國與英國之移民仍建築防禦工事，設法埋伏，互剝頭皮并以戰斧殘殺焉。加拿大人之係軍事移民正猶頓河之奇薩克人；但一旦既歸英國統治則狂亂之時期已成過去。自茲以後，苟非彼等起而謀叛，則美洲大陸之上無人與之戰焉。

對於本地之安全爲非不重要之貢獻者即英政府以堅決之態度應付美洲曠野之原始人民是也。加拿大之歷史在最初兩世紀間因此一部分備受虐待而處境至艱之人類時常暴動遂殷紅而慘淡。法國之村落化爲灰燼，法國之傳教師交付拷打與刺殺而拷打與刺殺之情形由教會觀之可使被害人膺殉難者之榮譽焉。但英國當局雖未忘軍事上之防備，仍力謀取得印第安人之信任，且使其注意公安之維持焉。紅人得以安全保有其獵場，并以有效方法制止私人冒險家擅入場內行獵。施諸印第安之一種公正誠實之政策即如此開始，且自茲以後加拿大內閣無不遵守之焉。

（註四）政治改善之證據瞬即見諸社會表面之上。農商業復活，而當十年之末發展已甚可驚。所需要者即對國民性爲合理之讓步，蓄國民性之承認較商業上之繁榮尤足以確立民族之幸福與安甯也。

喀勒敦居加拿大已久而深悉本省之需要時即遄返英倫，而以其所抱之寬大見解灌輸內閣。此種工作所需之假期較其原來所計畫者爲長；但念自身在倫敦促進殖民地之利益較柏那得與哈欽孫之徒於就地起草而雜有毀謗其所統治之人民之文書中破壞殖民地爲佳亦復引以爲慰。

一七七四年喀勒敦之機會到矣。內閣此時正提議制定刑法以對付波士頓與馬薩諸塞兩殖民地，而喀勒敦即勸內閣於此類報復的與挑釁的計畫之中加一項議案專以和解加拿大爲目的者。其勸告深受宮廷之歡迎，因所提議之法律極易觸犯新英格蘭之偏見也。此項「對於魁伯克省之統治爲比較有效之規定」之提案許天主教徒除發誓效忠外得免其他一切宣誓。舊教牧師得自由實行其禮拜，并向本派教徒徵收其所常收之款項。財產問題與公權問題依照法國手續決定；同時刑事案件則依照英國刑律辦理。此乃一種合理之差別。英國之刑法，依據現代之思想在昔可謂苛酷，但無論如何已除去所有體罰——或道德罰而道德罰（對於無辜之人尤爲危險）在法國法院所實行之研訊中尙未完全消滅焉。（註五）

本案其他之規定更易引起破壞的批評。加拿大國會取消，若向無一種團體存在之會議亦可稱爲國會。立法事務由國王所派之立法院司之；而省界推至俄亥俄河與密士失必河。今日構成密歇根，印第安那，威斯康新，與伊利諾各州之全境皆列爲王土由唐甯街隨意統治。此即挪兒斯與桑德威克所欲使一大地方陷入之狀況，而此一大地方從前固有進化與文明之無窮希望也。但此一

部分計畫僅留在紙上；爲使之化爲具體計畫，若干千刀之紙將毀於礮火之中焉。

魁伯克案亦有缺點；但大計之設想極強而細節又甚大膽。難於法令簿所收之無數奇惡之法，令中此顯係政治家之工作，而非警吏之工作。反對黨之演說家自不能辨內閣之提議中何者爲惡與何者爲善。彼等與三四百個分散本省之英國百姓同其命運而此三四百個英國百姓自稱爲舊百姓而器然堅持加拿大之常服與法服應依英國式剪裁。爲取得各國教徒之同情起見，民黨乃發無天主教之呼聲——不祥之口號，日後常被其反對者利用以使其狼狽不安，而反對黨比較彼等固尤知如何利用民情必達政治目的之法也。黨爭精神如此之強，羅金漢與查坦最可敬之徒衆亦用此無價值之計畫。常魁伯克案之辯論尙未終結以前，上院康姆登爵士受李忒爾敦爵士之攻擊。此案之原則（該有名之道德家宣稱）本諸曰福音，而具有初期純粹耶教之精神。此非如康姆登所言爲天主教與奴隸之原則而乃不受可惡之限制之容忍之原則。此乃一偉大而且正直之議案；觀其外觀之仁慈寬大則此案固專以消除根深蒂固之偏見，特意輸入於法國臣民之心以反對英國之法律與制度者。

既已取得魁伯克案矣，喀勒敦匆匆返省，準備應付行將暴發之大風潮。其所部兵士有限；但此種缺乏今則不僅抵銷而已，因已取得平民之忠心也。喀勒敦立即任命八十名天主教徒爲立法院委員。喀勒敦又規定委員可隨意用英語或法語發言，而其所制之法令應以兩種文字刊佈。喀氏得天主教熱烈之合作，與領主之信任及贊助；此事引起法國貴族之不安，而法國貴族贊成美洲革命，且以他半球之人民皆得平等自由爲妙也。魁伯克之商人與大商店店主在本省英人中獨多可以損失之物，自畏侵入且準備於喀勒敦令下時即行作戰以防衛其財產；美洲之愛國者對於法國農民抱絕大之希望；若此類希望確有理由，則其餘加拿大人之思想與行爲如何絕無關係。非列得爾菲亞代表大會發佈一篇激昂之文書，請農人反對貴族，且訴諸孟德斯鳩與伯卡拿（*Beccaria*）所倡導之學說。但在只有一印刷所而且只有一英國印刷所之地方，則此類大名除牧師外無人理解；而牧師之畏法國政治哲學家確不如其厭惡意大利慈善家之甚，不過相差亦甚有限。大部分人民崇拜其教士，亦未嘗與其領主爭執。最遲鈍與最愚蠢與最怠慢之農民已知一封建貴族在英國統治之下必甚謹慎，否則必有人責其行使特權之方式也。

既有此新憲法，即無其他，喀勒敦亦盡力所及以禦美人之侵入。移民初期之武功無不努力進行，且幾於完全成功。一七七五年五月，泰昆得洛加控制聖羅倫司河與哈得孫河間諸湖之要害，落於彼等之手，易如耶利奇（Jericho）之爲約書亞（Joshua）所佔領。同年秋天，民團兩千人往攻加拿大。此次遠征隊係由蒙特哥美利統率，此人爲愛爾蘭種，而其優長之性質及其非常可愛之性情，因受一種自由教育而純化焉。彼曾於烏爾夫之下建功，此時不過一孩稚也；最近亦僅達三十五歲之年齡——而三十五歲之年齡固一將軍尚須歷無窮之苦辛而於遠方之荒野，求其敵人者之利益也。

蒙特奇美利往來於池沼與叢莽之間，抗占勃連湖上猛烈之暴風，而於下趨索勒爾河（Sorel）之時又遇害人之急湍。最後終達聖約翰礮臺之前，而聖約翰礮臺即於蒙特利奧東南約二十英里之地方阻此水道焉。英國將軍欲奪圍而出，但不幸失敗；迄十一月三日此地與警備軍皆降美特奇美利焉。喀勒敦一度而失一半以上之正規兵。本省之大門已被攻陷。十一艘英國船上有水兵與軍需者盡入美軍之手。蒙特利奧無抵抗即被佔領；魁伯克之入以爲敵人所包圍；而皇家總督深夜入

其首都，且喬裝爲農人焉。

攻者亦遭一次慘敗；然而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在蒙特奇美利之將校中有阿倫焉，曾以耶和華之名義佔領泰昆得洛加。因此次建功，彼得領一支隊而擢得依照真正舊約方式進攻英人之機會。其擬議中之行動照計畫之大綱及攻擊之人數與分配而論，與吉第溫（Gideon）之冒險至爲相類；但事件本身則有所不同。阿倫所部兩隊中較大之一隊未曾準時到達指定地點；而彼與其小隊被俘焉。其在革命中之地位雖在共可以追念，今則已消滅矣。其失敗之消息傳至時，上官且感一種快慰。夫欲華盛頓爲阿倫求得一種工作，宜於其人而又能滿其人之意者爲事良難，因此時戰爭已達一種階段，完全超於法官論（Book of judges）之戰略以上者。（註六）

同時危險又從另一方面進至加拿大。華盛頓曾從波士頓前面之兵營派一支隊精兵，歸安諾德統率。安諾德乃一新英格蘭人，出身高貴，身體強健。當其過流浪生活之時，曾於決鬪之中死一英國上尉，因該中尉稱之爲Yankee也。此不幸之將官確屬無誤，但使曾以比較適當之語言發表其意見，因安諾德確具不安分之精力與各種才智，表示一種民族生於哈得孫河與海之間者。當十五

齡時，卽離家赴邊境與法人作戰。厭惡軍務，又回新英格蘭，經過中間之森林時無一伴侶。初於商店充書以餬口，繼爲閤人以餬口，最後則充德國商人以餬口焉。革命戰爭暴發後，安諾德從不一失機會以表示自身由何種質料製成。其係勇猛之戰士一如元帥內氏（Marshal Ney），且其注定之命運較內氏尤可怖焉。

挾一種能當戰事所有之困難與辛苦之勇氣，彼卽出而率領一遠征隊，而蒙特奇美利之行軍與此次遠征相較不過假日遊行而已。其所往之路在上溯基尼伯克河（Kennebec）之上，下趨第哀河（Chaudiere），又須越此兩河間崎嶇野蠻之高地。數百年臥地之老樹梗其道路，而分水嶺積雪甚深。糧食告絕。旅行者瞬卽跣足，而其衣服亦爲荊棘刺破。彼等於水中曳舟，水深及腰，有時於同一之地往返三四次以搬運其行李及其死傷之同志，六星期後只有樹根、草皮，及可以捕殺之禽獸爲生。彼等純恃膂力曳舟上溯一百八十英里之水流，且攜之經過四十英里破壞不堪之土地焉。九月十九日出發之時彼等共有一千一百人。迄十一月十九日安諾德及其僅餘之六百七十五人卽於聖羅倫司河上距魁伯克八李格（League）之處擇一陣地，以待蒙特奇美利之到達焉。

十二月三日蒙特奇美利來會，隨帶一部隊伍，而此隊伍因戰事之危急與傷亡甚至少於安諾德自身所能收集者。但英雄之氣概與人數之多寡絕無關係；而魁伯克之包圍立即開始。垣牆之一方各有一英雄。喀勒敦雖勇敢如獅子，由作家觀之則乃一無關緊要之戰略家也。然而喀氏乃一極得民心之統治者與一極能幹之組織家。而就當日之事態而論，其性質又有活動餘地。其所部只有三百名紅衣；若此一名詞亦可用於各該緯度，該季節，經過累月可怕之風雨與幾於不斷之災禍着破其制服之兵士；但其仁慈而又巧妙之政策則聯絡全城及附近居民以贊助英人之主張焉。

(註七)

喀氏招來五六百名海員與水手，而派之鎮守一圈陣地之各哨位；而又徵集五六百名法人連同年齡過大或幼而不能持毛瑟槍者。美人於一七七五年除夕攻魁伯克；但覺英人清醒而守候焉。蒙特奇美利戰死；安諾德重傷；三四百名兵士皆就俘焉。

安諾德雖廢一腿，然較一軀幹健全之普通將軍尤勝一籌。利用殘餘之分兵與數百名加拿大同盟者，安諾德維持正面，令喀勒敦肅然起敬，且能維持包圍之外觀。不久又得數支民團之助，而民團皆由新英格蘭，新稷西及賓夕法尼亞前來助戰者也。彼等必欲爲蒙特奇美利復仇，而掃除英軍

統治之痕跡於大洲土地之外；但當其向加拿大路上進發之時，生命上與健康上犧牲甚多，比抵目的地又覺自身處於疾病，貧乏與痛苦之狀況。美國軍隊染天花，人數減少；無現款，法人即不肯售供給品，而現款又甚缺乏；同時火藥庫內只有百磅重之火藥與數日之糧食。多馬將軍——因曾指揮多徹斯特之佔領，而多徹斯特之佔領又決定波士頓戰事之全局——曾經司令部指令升遷——即經代表大會委爲加拿大司令。一七七六年五月一日，將軍行抵魁伯克營前，并查明安諾德與蒙特奇美利所部之隊伍與自北而來之民團共計不及二千人，其中一半尙留醫院，且人人瀕於饑餓焉。

再過一星期三艘英國軍艦破聖羅倫司河之冰，載來援兵，使喀勒敦能取攻勢。彼以六門大礮與兩支有力之步兵突圍；然而多馬將軍至多只能從其綿延之戰線集中三百人。美人逃遁，盡棄其炮，與大部分傷兵。此輩可憐人深慮敵人所加之待遇，而從床上逃匿，但喀勒敦對於內戰進行之方法有其自身之見解，即發一布告請其前來而於城內治療，且許一俟病愈能行，即可自由歸家。

（註八）多馬將軍被敵人尾追多哩之後即繼續後退，直至行抵索勒爾城，而索勒爾河即於此處流入聖羅倫司河。戰爭之命運已決；而此輩居民并非安定之政客但爲戰爭與戰利品而喜戰爭者今

應認真抉擇其方面焉，一隊印第安戰士與法國獵夫及捕獲鳥獸者以少數英國正規兵爲中堅，即逐美軍陣營至蒙特利奧之西而幾於俘獲五百人焉。

一線之光明此時正開始照耀籠罩侵入者之前途之黑暗。初華盛頓勉強派遣步兵三千人，歸薩立凡將軍統率。薩立凡與蒙特奇美利同鄉，乃一最優之人，且乃一黨人堅強有如薔薇，但就數方面而論并非最有價值之愛爾蘭人也。方其在華盛頓個人監督之下作戰時，薩立凡因係一有效而且優秀之軍官；但當其離開上官而於遠方以自身之資格作戰時，則情形大有不同。身係美洲歷次戰爭中最不幸之將軍之一員，其人過於忠順，過於匆忙，且遇當前問題爲獨立統率之時而又過孚人望，而不宜置之閒散；雖彼以司令官之資格應行負責之戰事行動向不恰當，而且有時發生重大之錯誤。華盛頓所派之軍隊於一七七六年六月五日抵索勒爾。三日前多馬將軍死於天花，而薩立凡欣然代領軍隊。以適當之人任此職務，若墨水能打勝仗，彼即作書敘述其所觀察之政治局勢與軍事局勢以慰其焦思苦慮之長官之心。其言曰：「吾不疑一般加拿大人竭誠依附，雖吾亦以爲其中少數無道義之徒將起而與吾人爲難。觀於彼等目前之行動吾知其所以攜貳乃因吾人兵力太

弱而彼等以爲決難成功也。但事態業已改變矣。彼等開始訴其牧師，且希望起而代之。雖然，吾將慎重處理此事，因吾知此地牧師之勢力也。」

此蓋華盛頓將軍之部屬所常寄與華盛頓將軍之信札之一也。身本最謙遜與最實際之偉人，其所接受之誇張文字之多一如官文書中所曾有者。彼往往順受此種痛苦，著作者而果誠實且將欣然受此痛苦也。此次則因責任關係彼不得不將薩立凡將軍之公文送往代表大會，并附上一札以示該將軍自有資格任加拿大美軍司令官。但軍隊不復在加拿大矣。薩立凡惶惶然欲使法國居民知悉脆弱之努力之時代已成過去。但薩立凡未嘗深研當時之局勢。喀勒敦甚強，且每歷一週必較前週爲強，因援兵陸續由英格蘭、愛爾蘭與德國到達也。英國之前線已推至三河村（Village of Three Rivers），雖索勒爾僅十一十五英里，雖流入聖彼得湖（Lake of St. Peter）之聖羅倫司河居此兩地之間。薩立凡派一遠征軍以突襲敵軍之哨位；但司三河防務之夫累則將軍（General Fraser）早知敵軍來襲，而所部之多出於敵軍意料之外。突襲之結果與始願完全相反。美人大敗；大敗之餘即以語言上之誇張代替行爲上之所不逮，此固當日之常情也。雖然，數日後某美人寄到